

# 顶着名丢了魂，如此改编行不行？

## ■文化动态

### 鲁迅青少年文学奖 引发青少年创作热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2017年第9届“鲁迅青少年文学奖”日前揭晓。来自崇明东门中学的郁施林夺得今年鲁迅青少年文学奖大奖，获得了主办方颁发的文学创作奖金1万元。

鲁迅青少年文学奖由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倡议发起并创立，由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东方教育时报等联合举办。该奖2009年创办以来，已数百万青少年参与到这个奖项的评选之中。本届鲁迅青少年文学奖自4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国内外100余万青少年学生参加，写作题材极为丰富，创作风格新锐多元，参赛作品多数取材于身边的人和事，抒写情感真实感人。

今年的总决赛分为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小学组的题目是“最近几天，热浪袭人，你来写写酷热天发生的故事”；初中组以“我不相信”或“我相信”为题，写一篇文章；高中组则要求在已学过的中小学教材中的鲁迅作品中选择一片或多篇，探讨“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鲁迅”这个问题。

本次大赛评审之一、少儿出版社总编辑周晴说，同学们表达出了对生活极为敏锐的洞察力，并能准确捕捉到真实的感受，文字细腻而生动。“即使是小学生组，在有限的时间内，现场作文中也能用连贯的语言表述，体现出文章整体布局的良好掌控能力，没有较大阅读量的积累是很难做到的。”

而鲁迅长孙、鲁迅青少年文学奖组委会主席周令飞也在此地评选中欣喜地发现，许多同学把关注的目光对准当下社会的方方面面，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和思考，有批评，有赞扬，有分析，写出了有趣味、有风骨的好作品。在他眼中，这不仅仅是一次文学赛事，更是青少年成长历程中培养健康人格的锻炼平台。

### 圆明园展出四大兽首

“皇家气象——元明清宫廷珍宝展”于近日在沈阳盛京保利文化中心开展，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中的牛首、虎首、猪首、猴首等百余件元明清代宫廷珍宝惊艳亮相。

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原为圆明园海晏堂外的喷泉的一部分，是清乾隆年间的红铜铸像，由中国宫廷匠师制造，设计师为欧洲艺术家郎世宁，融合了中西方艺术的精华。以兽头人身的十二生肖代表一天的24小时。这些动物铜像口中轮流喷出一个时辰（两小时）水柱，蔚为壮观，被称为水力钟构件，人们只要看到哪个生肖头像口中喷射水柱，就可知道现在的时间。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火烧圆明园，兽首铜像流失海外。

展览中，四大兽首摆放在圆明园古迹海晏堂图画前。据介绍，此次展出的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历经100多年的海外漂泊，才终归祖国怀抱。

本次展览展出的百余件珍品是从保利艺术博物馆元、明、清三朝宫廷珍藏中精选出，彰显了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文化内涵和时代特色。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郦亮

亦舒的《我的前半生》出版于1982年，现在来拍这部戏，35年过去了，地点也从香港变成了上海，照理说，电视剧较之小说是应该有所改变的。但是电视剧大幅度改成现在这个样子，多少还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争议最多的是《我的前半生》原著其实内核是一个励志小说——一个全职太太在丈夫出轨离异之后，经过一番波折，终于寻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为自己的前半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一个斗争戏，抢房子、抢孩子、抢车子，最后还抢闺蜜的男友。虽然结局都是迎来了幸福，但过程已经大相径庭。亦舒迷甚至认为，这是对亦舒原著小说内核的一次彻底的抽离。

其他的如小说的情节也大不一样了。不仅电视剧里人物的身份全部换掉之外，很多原本小说里复杂的人物关系，也被能删就删，最后变成了两男两女（靳东、马伊琍、袁泉、雷佳音）的带有狗血色彩的感情纠葛。剧中对于所谓上海弄堂小女人的塑造（剧中马伊琍母女三人），也带有明显标签化的色彩，也在上海的观众之中引起很大争议。总而言之，这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和亦舒的原著小说好像不是一回事，这也难怪“亦舒迷集体不认《我的前半生》”。

在小说改编影视剧方面，这种跨年代的做法也时常会有。比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影视剧时既有古装戏，也有现代戏，而罗密欧与朱丽叶也不再仅仅是意大利人，他们已经成为了很多国家的人。但是这么多影视剧，那个关于爱情的悲剧的内核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主创也不敢改变，因为一改变就会被说不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了。可是这次，《我的前半生》的改变可谓是脱胎换骨的。有人甚至质疑，《我的前半生》只是买了亦舒的一个大名，在这个名头之下，做了一件完全和亦舒没有关系的事情。

影视剧像原著作者“借名”这样

的事情也是情有可原的。影视剧要吸引人，除了要有明星之外，原作者是谁也很关键，所以现在IP才会这么热。就像不久前热播的《白鹿原》，原作者是鼎鼎大名的陈忠实，这就为电视剧加分不少。但问题是借了名之后该怎么做。有的影视剧制作方买了小说版权之后，就想着要作为作者负责，花了大力气去研究小说，力求改编不失原著神韵。但是有的仅仅是借个名字而已，顶着别人的名头来做自己的事，这当然不会让原作者的拥趸买账，但确实可以吸引一些“不明真相”的观众的眼球。

在不久前举行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一些业内人士就对这种纯粹借名的做法表示了担忧。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极端功利的做法。目的只是为了换取收视率，却无法让文学真正地滋养影视剧。当观众意识到自己上当之后，这种做法就无法持续，也会让人对影视丧失信任，这不利于影视产业的真正的发展。

## 欧洲四地首次邀请中国乐团登台

### 余隆：上交已是世界范围内的佼佼者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刚刚结束的周末，著名指挥家余隆执棒自己担任音乐总监的上海交响乐团，以肖斯塔科维奇的《d小调第五交响曲》为市民结束了夏季音乐季(MISA)的美好体验。而MISA落幕后，上交将马上开启欧洲巡演，余隆告诉记者，乐队获邀首次登台世界级的瑞士琉森音乐节，这是第一支受到邀请的中国乐团，“甚至在亚洲范围内也是首次。我可以充满自信地说，上交现在是世界上顶尖层面的乐团，虽然不能排在几个最著名的乐团里面，但拥有近140年历史的上交已经是世界乐团里的佼佼者。”

8月20日开始，余隆将率领上海交响乐团登台琉森音乐节、蒂罗尔节日剧院夏日艺术节、格拉芬内格艺术节和汉堡易北爱乐音乐厅，四地均为中国乐团首次受邀登台。其中，作为世界最高规格音乐节之一的琉森音乐节，更是在其80年的历史第一次向中国乐团抛橄榄枝。

此次巡演也是上海交响乐团多年来与世界级艺术家和乐团一系列你来我往的深度合作的延续。2015年，指挥大师古斯塔夫·库恩来演出“24小时”《指环》，一时间轰动上海，那个版本正是蒂罗尔音乐节的制作。同年，上海交响乐团与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时称北德广播交响乐团）签署为期五年的跨国合作，在互访演出、音乐演奏人才培养携手共进。今年三月，钢琴大师布赫宾德用一周时间上演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吸引一众乐迷前来朝圣，而格莱费内格艺术节的创建者就是布赫宾德。这些互动，也让国际主流音乐界更为关注上海交响乐团，纷纷发来演出邀约。

在自信地表达出“上交已是世界乐团里的佼佼者”后，余隆进一步说：



余隆将率领上海交响乐团登台瑞士琉森音乐节，成为第一支登上这个世界一流音乐节的乐团。

“作为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上海交响乐团有自信站在全球最顶尖的音乐节上，创造属于中国、融入世界的新的生命迹象。就好像德国人都以柏林爱乐为傲一样，我希望上海交响乐团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骄傲。”

为了这次巡演，余隆与上海交响乐团精心准备了多套曲目。乐团特意在每一站都安排了中国作品的呈现，包括阿龙·阿甫夏洛莫夫的《北平胡同》，邹野改编、理查·施特劳斯作曲的《在夕阳中》，何占豪、陈钢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文格洛夫将在琉森和格拉芬内格演奏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并在汉堡献上凄婉的《梁祝》。在蒂罗尔，上海交响乐团特别邀请斯特凡·塔哈哈演奏《梁祝》，为这位2016年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

获奖选手提供舞台。

对此，余隆又喜又忧，他严肃地说：“我们也不要避讳一个话题，我们现在的作品，能够被全世界认知的，具有极高知晓度的作品还是太少，可能就是何占豪、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陈其钢的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等几个作品。我们多的是些应景的作品，而非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留得下来的作品。我会说，我们的创作是不是存在断层的现象？70后，甚至80后有没有大部头的严肃音乐作品被全世界记住了？好像很少很少。”

他认为，很多年轻作曲家目前还在干营生的活儿，“可能这也是一种无奈，但也让我意识到，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平台和机会，所以我们会坚持给他们委约作品，让他们有被世界认可的机会。”